

邁入13位數碼的ISBN新里程—— 回首我國國際標準書號的來時路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 胡歐蘭

自 2005 年以後，我常在圖書資訊學相關刊物不經意的瀏覽到 ISBN 10 碼將轉為 13 碼的訊息，起初覺得事不關己，何必「杞人憂天」？直至今年（2006）5 月間，國家圖書館《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執行編輯曾堃賢先生（他也是我二十年前一起為 ISBN 共同打拼的好伙伴）誠摯邀約我寫一篇有關我國國際標準書號發展的相關文章，好迎接 13 位數碼的 ISBN 來臨。面對 ISBN 10 碼轉入 13 碼的相關議題，才警覺到事態嚴重，尤其是近幾個月來有機會到臺灣



◆ 於西德國家圖書館（1981年8月，作者提供）

各縣市、鄉鎮圖書館訪視，被同行們問起如何因應10碼轉13碼相關問題，更深刻體會到這一波浪潮影響層面不但是全球出版業的編輯管理、製作系統、倉儲銷售控制系統，而且涉及圖書館自動化管理系統，誠如二十世紀轉入二十一世紀時，圖書館界所面對的 2000 年 Y2K「千禧蟲危機」一樣，實不可小覷之。

一、臺灣地區 ISBN 代碼之緣起

1967 年英國倫敦經濟研究所的福斯特（F.G. Foster）編製一份標準書號表（Standard Book Number Scheme）為英、美、加拿大及澳洲等國圖書編號之依據，接著影響歐美各國之效應，徵詢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tandard；簡稱 ISO）各會員國的同意，於 1972 年正式制訂為 ISO 的標準：ISO 2108—1972—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ing，即為 ISBN 的編碼標準。主要為便利出版業者發行、管理出版品以及促進國際資訊流通而設計之制度，總部設於當時的西德西柏林。

1981 年 8 月中央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前任王振鵠館長特別推派當時的「全國圖書館自動化規劃委員會」下之「中國機讀編目工作小組」的成員李德竹、胡歐蘭、黃克東、黃鴻珠等四位教授前往與我國沒有邦交的東德萊比錫，參加第四十七屆國際圖書



館協會聯盟（IFLA）年會，會後四位教授赴西德參觀西柏林國家圖書館（Stroct Biblioteket），並訪問設於該館的國際 ISBN 編碼執行機構，即 ISBN 總部，與當時該中心負責人 Mr. Wawarsig（見圖片所示）研商我國出版品地區代碼之相關事宜。獲得 Mr. Wawarsig 非常友善的接待與回應，即根據 ISO-3166-1981—Code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mes of Countries 國家、地區標準編號，給予我國地區代碼為「957」，並建議我國應積極成立地區性的 ISBN 中心。

國圖於 1981 年 8 月正式書面發文 ISBN 總部表示願意接受「957」地區代碼，同時與出版界及有關單位連繫，惜因當時社會人士對 ISBN 之重要性尚未充分體認，未能即時推行。

1985 年 3 月國圖為增進國內出版機構對於 ISBN 的瞭解，乃以抽樣調查方式選擇臺灣地區較具規模之出版社 314 家進行調查，並提供編碼參考資料，回收 119 家，其中 113 家表示願參加編碼，3 家表示不願意，另 3 家沒意見。1986 年初以全面調查方式，寄發問卷予當時新聞局登記有案的 2500 餘家出版社，目的在瞭解各出版機構之出版範圍、近三年之出版數量、種類及重要出版品等，以供編印出版機構指南之依據，並作為實施 ISBN 之準備，結果出版社或因遷移，或因暫停業務，或因意願不強，問卷回收率只有 40%，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1987 年 3 月，國圖為使國內各有關單位瞭解 ISBN 編製之意義及推行之必要性，邀請教育部社教司、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文化建設委員會、新聞局出版事業管理處、中央標準局、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等單位座談。此次會議雖加強了各有關單位對 ISBN 的認識，但因推展工作事涉萬端，同時缺乏統籌主管機關，以致編號工作未能立即推展。1988 年 4 月，國圖再次陳報教育部有關 ISBN 制度的重要。教育部乃於同年 6 月召集有關單位研商，並於 7 月由行政院正式核備國圖為臺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權責單位。9 月國圖成立「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研究小組」研訂有關我國 ISBN 中心的任務；ISBN 編號與出版品預行編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簡稱 CIP）對全國出版界及圖書館界之效益，並提出需求人力與經費。1988 年 5 月起，分別於臺北、臺中、高雄三區舉辦三場座談會，邀請出版界朋友共同探討如何順利地推行國際標準書號，一方面為 ISBN 進行宣導工作，另一方面與出版界就擬訂的實施步驟交換意見。此三次座談會非常成功，出版界不但踴躍參與，而且對 ISBN 制度之實施提出相當多的寶貴意見。1988 年 7 月由於國際 ISBN 總部受到政治干擾，曾一度要求我方放棄「957」之地區代碼，但國圖在總部之支持與部份國內出版者要求下，乃先以 670 多家表示願意「立即」編號之出版社試行編號工作。

二、ISBN 中心之成立與貢獻

1990 年 2 月，ISBN 中心正式成立，即積極實施 ISBN 編號與 CIP 作業制度，同時發行《國際標準書號中心通訊》月刊本（1999 年改為《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993 年 ISBN/CIP 資料開始定期轉入「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以供全國各圖書館採編作業轉錄使用。隨著資訊科技之發展，1998 年 7 月建置「全國新書資訊網（ISBNnet）」專屬網址：<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更方便各圖書館下載書目，並即時報導臺灣地區最新穎、最完整的新書出版訊息。而出版《全

國新書資訊月刊》更成爲新書評介寶貴的工具。ISBN 中心的成果纍纍，不但每年出版《國際標準書號出版機構名錄》供圖書館與出版相關機構參考，又每年彙整年度之出版機構名錄資料庫提供國際ISBN總部製作《國際標準書號出版者指南》，使我國出版機構可與國際接軌。

ISBN 之推行爲臺灣圖書館出版品的統一化、標準化與國際化開創一個新的里程。以當時所取得的「957」地區代碼，根據統計只能用在 100 萬種出版量，總部也曾指示我方，地區代碼可重複申請。由於最近幾年來，臺灣地區出版量激增，加上ISBN的使用領域放寬，可以應用到電子資源等其他媒體，因此以「957」爲前綴號（群體號）已不夠分配。2000 年國圖 ISBN 中心向 ISBN 總部申請新增代碼「986」，自 2001 年 8 月開始使用，足見臺灣地區出版事業的進步。

三、ISBN與EAN之結合 ISBN 13碼

我國在研訂 ISBN 之前，曾就 ISBN 條碼化的問題，與我國負責推動國際商品條碼化的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研究過使用 EAN (European Article Numbering) 之可行性，由於商品條碼策進會是私人機構，取得商品條碼化必須收費，而且國家（地區）代碼與圖書出版品地區代碼不同，因此國圖暫時存保留的態度。

實際上，1980 年國際 ISBN 總部與國際 EAN 商品條碼總會已簽署合作協定，ISBN 總部已一次付清註冊費給 EAN 總部，而且 EAN 總部已撥出「978」與「979」作爲 ISBN 商品條碼化的前綴碼，凡使用該前綴碼的出版機構則不需另行繳納費用給國際 EAN 總部。ISBN 總部爲因應國際間圖書出版量的大幅增長且與商品條碼 (EAN-13碼) 結合，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全面實施 13 碼，再度將 ISBN 帶入另一個新里程，正可解除我個人多年來的疑慮。

ISBN 13 碼之結構並不影響原來所編的 10 碼架構，只在 ISBN 前面冠上「978」，再重新計算最後面檢查號，即可與國際商品條碼 (EAN) 一致，印製時將 EAN 條碼加印在 ISBN 之 OCR 字體下方，以便圖書資料如同 EAN 系統的銷售物品走入市場管理。

四、結語

ISBN 升級爲 13 碼，仍植基於以往的 10 碼上，但圖書出版機構、圖書經銷商、以及圖書館等自動化系統，仍要備有系統轉換程式，或解決升級 13 碼的技術。爲配合整個後續的發展，國家圖書館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宜儘速研修機讀編目格式相關欄位及「CNS12864 國際標準書號」等標準，供國家標準檢驗局研訂標準之參考。

參考書目

1.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研究小組編撰，《國際標準書號實施及推廣工作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 78 年 2 月。
2. 邱炯友、蔡孟倫，國際標準書號增碼之因應研究，《圖書與資訊學刊》，58 期（2006 年 8 月）：22-33。
3.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ISBN 13 碼新制，民 95 年 3 月 (<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檢索日期：2006 年 11 月 30 日）。